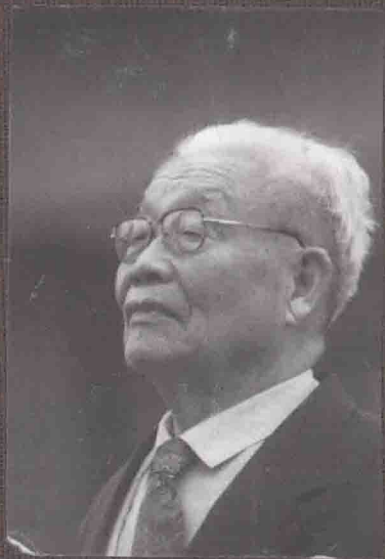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历史地理



史念海 全集

史念海 著

【第六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国家历史地理

史念海 全集

史念海
著

【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河山集九集

释《禹贡》雍州“终南惇物”和“漆沮既从”	(2)
附图 漆沮图	(14)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	(15)
上篇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	(16)
一、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符合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16)
二、西汉中叶黄土高原上有关郡县的设置及司马迁规划的 农牧分界线向西北的推移	(19)
三、从事畜牧业民族的内迁及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 线向东南的推移	(21)
四、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逐渐向西回摆	(24)
五、隋及唐代前期农牧地区分界线恢复到司马迁规划的原来的方位	(27)
六、唐代中叶以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又在推移摆动	(29)
七、金和元时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地区与畜牧地区	(35)
八、明清时期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大幅度推移	(37)
下篇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推移的影响	(43)

一、司马迁以前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43)
二、黄土高原原的逐渐残破和河流显得浑浊	(49)
三、黄土高原沟壑的增多和诸原的继续破碎	(59)
余 论	(62)
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	(64)
一、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黄土高原	(66)
二、秦汉时期的黄土高原	(71)
三、隋唐时期的黄土高原	(77)
四、黄土高原的农耕地区与汉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	(87)
五、黄土高原所产的马匹与汉唐王朝的军力装备	(104)
六、黄土高原的地势与拱卫都城的关隘	(112)
附图一 黄土高原地理位置与范围图	(65)
附图二 周原地区略图	(68)
附图三 大原范围推测示意图	(70)
附图四 汉代黄土高原州郡图	(73)
附图五 西汉元始时黄土高原及其附近地区人口分布图	(74)
附图六 汉代泾水、泥水流域图	(76)
附图七 唐代黄土高原政区图	(78)
附图八 西晋时期黄土高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杂居图	(80)
附图九 汉代长安萧关之间道路图	(81)
附图十 《水经注》中长安城外诸原图	(84)
附图十一 唐代长安城附近诸原图	(86)
附图十二 围绕汉长安城的八水及农田水利图	(90)
附图十三 唐代长安城附近农田水利图	(93)
附图十四 西汉供应都城长安粮食的主要地区及运输路线图	(95)
附图十五 唐代前期供应都城长安粮食主要地区图	(96)
附图十六 唐代后期供应都城长安粮食的运输路线图	(97)
附图十七 汉代畜牧养马地区图	(106)
附图十八 唐代畜牧养马地区图	(110)
附图十九 汉代西北边患及长安周围关隘设置图	(116)
附图二十 唐代关内道四周关隘图	(118)
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	(122)

一、蜿蜒西安之南的秦岭	(122)
二、原的分布及其切割破坏	(129)
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	(144)
一、汉唐长安城的优良生态环境	(145)
二、优良生态环境的人为运用	(150)
三、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汉唐长安城的创建	(153)
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	(157)
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	(170)
一、“八水绕长安”	(170)
二、西安附近的重要渠道	(176)
三、渭水南侧诸支流流量的增减	(193)
最早建置都城的构思及其对汉唐诸代的影响	(196)
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	(216)
一、先秦的城市	(216)
二、对于适宜建立城市地址的选择	(218)
三、城市营建的规模	(223)
四、城市普遍发展的趋势	(228)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	(232)
一、《考工记》的来由及《匠人营国》的内容	(232)
二、早期周人都城的营建	(233)
三、雒邑的营建及其后成为东周的都城	(234)
四、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	(237)
五、侯马古城和郑韩故城所显示的春秋时期都城制度	(242)
六、楚国纪南城有关交通的设施	(243)
七、秦国雍城中市的设置	(244)
八、魏国安邑城的大城和小城	(245)
九、《考工记·匠人营国》撰著时期的推测	(245)
附图一 东周城址实测图	(236)
附图二 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	(239)
附图三 鲁故城遗址遗迹分布图	(240)
附图四 郑韩故城平面图	(242)
附图五 侯马晋国古城平面图	(243)

附图六 楚纪南城平面图	(244)
附图七 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示意图	(246)
附图八 魏都安邑故城平面图	(247)
郑韩故城溯源	(251)
一、郑国东迁对于都城的建置及其在列国并立时所显示的作用	(251)
二、韩国的崛起及其灭郑和迁都	(258)
三、郑韩两国对于都城新郑的建置和当前考古工作的发掘	(264)
四、郑国社稷遗址质疑	(272)
五、小结	(275)
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	(277)
一、原始初民的足迹	(277)
二、秦岭山下渭水诸支流沿岸的原始聚落	(279)
三、周都丰镐的肇建	(284)
四、咸阳的兴起和扩建	(289)
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	(296)
一、汉长安城作为都城的原委	(296)
二、陆海中的天府之国	(300)
三、汉长安城的布局及其内外设施	(305)
四、汉长安城的残破与隳废	(321)
附图 西汉长安城图	(318)
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	(325)
汉代零陵郡始安县城址刍议	(335)
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	(341)
司马迁与历史地理	(341)
区域经济地理的具体区划	(342)
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地区中的小区	(344)
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的经济地区中的小区	(350)
经济地区中的经济都会	(353)
余 论	(357)
附图 《史记·货殖列传》区域经济地理图	(345)
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	(359)
一、方志演变历程的回顾	(359)

二、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续说	(365)
三、历史地理学的继续发展	(371)
四、历史地理学可以配合方志学共图发展	(373)
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	(377)
一、上古时期各族活动的地区	(377)
二、所谓“五胡”的由来及其与汉族的杂居	(384)
三、鲜卑族的西迁及其所建立的政权	(388)
四、党项族的内迁及其居地	(393)
五、回族与其他各族的居民和居地	(397)
《西安历史地图集》后记	(403)

方志刍议

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	(410)
一、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的历史渊源	(410)
二、方志学的演变	(412)
三、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416)
四、方志学今后趋向刍议	(418)
论旧方志与新方志	(422)
一、旧方志撰述的渊源	(422)
二、对旧方志的管见	(424)
三、新方志的撰述和向旧方志的借鉴	(428)
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	(430)
一、章学诚和戴震关于史与志的争论	(430)
二、由方志的源流演变探索史与志的关系	(432)
三、当前的撰修方志与史和志的具体运用	(438)
论方志的续旧与创新	(441)
方志的纂修和对于自然与社会演变规律的探索	(447)
一、旧方志论述的重点	(447)
二、方志的续旧和创新	(450)
三、方志中对于自然演变规律的探索	(452)
四、方志中对于社会演变规律的探索	(454)

五、方志中对于自然和社会交错演变规律的探索	(458)
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	(461)
一、早期方志的特色	(461)
二、实地考察的消沉	(466)
三、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撰成新志	(472)
论方志的断限问题	(476)
一、历史载籍断限的体例	(476)
二、旧方志的断限问题	(478)
三、新方志的断限问题	(482)
论宋敏求的《长安志》	(485)
一、渊源于西汉以来述地一派的方志体例	(486)
二、关于唐皇城京城的记述及其与韦述《两京新记》的关系	(490)
三、前代和当世有关文献的征引	(493)
四、《长安志》在方志群书中的地位及其记述的特点	(497)
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505)
上篇 政治军事方面的策略	(506)
一、天宝和元和间的唐王朝	(506)
二、反对藩镇割据的谋略	(509)
三、筹边御侮的经营	(511)
下篇 学术方面的贡献	(513)
一、承前启后的地理学名著	(513)
二、实事求是重视客观存在	(516)
三、重视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	(518)
四、论述详瞻包罗广泛	(521)
五、为封建王朝的政治服务	(525)
结论	(528)
跋	(529)

论文 考证

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	(532)
一、废省之部	(532)

二、增置之部	(537)
表一、两汉长江流域郡县增损比较表	(542)
表二、两汉黄河流域郡县增损比较表	(543)
表三、两汉珠江流域郡县增损表	(545)
关于《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	(547)
两《唐书·地理志》互勘	(550)
关内道	(551)
河南道	(557)
河东道	(563)
河北道	(565)
山南道	(570)
淮南道	(576)
江南道	(577)
陇右道	(585)
剑南道	(589)
岭南道	(599)
西汉侯国考	(610)
京兆尹	(614)
左冯翊	(614)
右扶风	(614)
河东郡	(614)
太原郡	(615)
上党郡	(616)
河内郡	(616)
河南郡	(617)
东 郡	(617)
陈留郡	(618)
颍川郡	(619)
汝南郡	(619)
南阳郡	(621)
南 郡	(624)
江夏郡	(624)

庐江郡	(625)
九江郡	(625)
山阳郡	(625)
济阴郡	(627)
沛 郡	(627)
魏 郡	(629)
钜鹿郡	(630)
常山郡	(631)
清河郡	(632)
涿 郡	(633)
渤海郡	(634)
平原郡	(636)
唐宋两代广州之对外贸易	(637)
一、唐宋以前广州对外贸易概论	(637)
二、唐宋两代广州对外贸易之范围	(640)
三、唐宋两代广州贸易中之重要物品及榷货	(645)
四、唐宋两代贸易中之货币及禁钱出口	(653)
五、唐宋两代广州之市舶司	(656)
六、唐宋两代流寓广州之外人	(664)
七、唐宋两代制裁外人之法律	(670)
钱竹汀先生之史学	(672)
西汉淮南三国考	(688)
秦县考	(693)
西汉燕代二国考——思桐室西汉地理札记之二	(770)
燕	(770)
代	(774)
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	(777)
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坞壁	(785)
“汉子”和“伧父”	(793)
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的研究	(798)
一、关中的形势	(798)
二、秦汉时关中的水利事业	(800)

三、秦汉时关中的繁荣和食粮的不足	(803)
四、关中的萧条时代	(806)
五、隋唐时关中的水利和漕运	(810)
六、结论	(813)
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	(815)
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	(821)
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	(831)
晁错及其边防政策	(840)
论战国时宋国之疆土	(849)

河山集九集

释《禹贡》雍州“终南惇物”和“漆沮既从”

——重读辛树帜先生《〈禹贡〉新解》后记^{*}

辛树帜先生当年于其大著《〈禹贡〉新解》出版后，曾惠赠一册，并征询意见。先生一代学人，犹惇惇下问，为之感荷无已。当时不自揣其固陋，奉上长函，略陈鄙见。先生又亲笔覆信，反复相商，此情此景仿佛仍在目前。往年书翰，已谨编入拙著《河山集》第二集中，时时展阅，益增念慕。今兹重读先生遗文，又复多所获益，谨连缀成文，藉此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禹贡〉新解》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第二编为《〈禹贡〉制作时代的讨论》。《禹贡》制作时代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多有论及，已成为研治古史的重要问题。先生直陈己见，从十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开端分析其时疆域和周初分封的历史，接着从政治与九州关系进行分析，以后又分析导九山和导九水、五服、四至、任土作贡、贡道、治水、九州得名、九等定田定赋、土壤分类、文字结构、大一统思想的时代，最后并解释《禹贡》冠以禹的名称的缘故。这样层层解剖，鞭辟入里，的确是方家手笔。顾颉刚先生为一代治《禹贡》名家。在其致辛树帜先生函中，开

^{*} 本文系为《辛树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稿。

端就说：“大作体大思精，不胜钦佩。”

辛树帜先生虚怀若谷，在这篇大作撰成后，曾经分函学术界有关人士征询意见。而覆书相商榷的就有夏纬英等十七位，其中石声汉、施畸、罗根泽三位皆覆书二通，夏鼐先生覆书多至四通。辛树帜先生亦皆逐一作出其个人的答辩。在质疑答辩的双方，共涉及了五个问题：为关于漆与铁的问题，关于五服、九州与大一统问题，关于文体问题，关于引用文献问题以及关于战国说和春秋说的问题。这是第二编《〈禹贡〉制作时代的讨论》的全部内容。这里且不说具体辩论的问题。仅就这次辩论的参与者和涉及的问题而论，应该是学术界一次大辩论。在现在说来，与《禹贡》有关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参加了辩论，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这些都是大问题，特别是《禹贡》撰著的时代问题，难得一次都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

全书的第三编为《〈禹贡〉新解》。《〈禹贡〉新解》本是书名，这里以之作为篇名，是不是重复的称谓？细审所论述的内容，显然可见这不是重复，而是确实有新的见解，这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应该说，第一、二两编只是全书的绪论，到这里才进入正题。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以前《尚书》是经书，为《五经》中的一部。研治《五经》的硕学哲人远在汉代就被称为经师。辛树帜先生研治《禹贡》，却不是以经师的身份。先生早年治植物分类之学，多年主管农业教育，研究农业，早已成为声誉卓著的农学家。以农学家研治《禹贡》，自然与经师不同，宜其多有创见。

作为第三编的《〈禹贡〉新解》，分甲乙两篇。每篇各有六解。甲篇第六解为《平治水土》。《尚书·吕刑》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丰殖嘉穀。”《禹贡》虽没有具体标名平治水土，实际上所记载的都可以说是有关于平治水土的事情。平治水土就是现在一般人所称的水土保持。辛树帜先生在这第六解《平治水土》之后，附载了他所撰写的题为《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的论文，这是他去陕北实地考察水土保持工作归来后撰写的。这篇洋洋的大文，从《小雅》写作时代一直说到酈道元注《水经》的时代，从最初的水土保持观念一直说到植被对于水土保持的作用，这是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成果。这篇论文附在《平治水土》之后，就可知这不是经师的解经。

第三编中所列的十二解各有新意，兹篇谨就雍州的“终南惇物”和“漆沮既从”略事疏理，以见一斑。

《禹贡》说雍州，指出“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这是说雍州的山。荆山在今大荔、富平两县间，岐山在今岐山县，这是没有问题的。终南山在今西安附近。以前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就在今西安之南，有的说就是今太白山，还有的说太白山西的山有一段也属于终南。说法虽然不甚相同，但都在秦岭，甚至就是一段秦岭。

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惇物”二字。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右扶风武功县有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又有垂山,古文以为惇物。这是以终南和惇物为两山。清初胡渭为治《禹贡》名家,所著《禹贡锥指》为学者所推崇,迄今数百年尤为人所称道。胡渭如班固所说,亦以终南、惇物为二山,并谓惇物实为太白山的北峰。在此以前,宋人程大昌于所著的《雍录》中说:“终南山既高且广,多出物产,故《禹贡》曰:‘终南惇物’,不当别有一山自名惇物。”程大昌这话是有道理的,可是却被胡渭斥为“臆说”。魏源《古书说》同意《雍录》的说法,并指出“自来扬、马、左思词赋侈铺名胜以及秦人土语,从无一言及于惇物之山者”。还进而说,以惇物为山名,乃是“凿空之谈,终难征实”。《禹贡》在说雍州的山之外,还说到原隰和泽薮,就是“原隰底绩,至于猪野”。猪野为泽薮名称,在今甘肃民勤县北。魏源以“原隰底绩”和“终南惇物”为耦文对举,“惇物”正与“底绩”对文。“底绩”不是原名,“惇物”也同样不是山名。

辛树帜先生在这里同意程大昌和魏源的解释,并进一步作更为深入的阐述。辛树帜先生说:“渭水流域南北气候不同,产物各殊,这是凡到过秦中的人都知道的。南山因有森林,水源充足,作物生长茂盛,远非北山(梁山山脉)可比,所以《禹贡》作者在这里特用‘惇物’二字来形容农业经营之成功,一直达到鸟鼠之野。这里鸟鼠二字是指鸟鼠同穴之地,即现今的陇上高原,当非特指某一山名为鸟鼠同穴者。”辛树帜先生还说:“惇物之‘惇’,《史记·夏本纪》作‘敦’。《大雅·行苇》诗:‘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毛传》:‘敦,聚貌。行,道也。叶初生泥泥。’(郑笺)云:‘苞,茂也。体,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苇,牧牛羊者,毋使践履所伤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从这一‘敦’字和结合周初的农业发展情形看,所谓‘终南惇物’者,不仅如程大昌所言‘终南产物殷阜,故称惇物’的天然物产之多,实亦指农产品的丰富。《信南山诗》:‘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且沃’,此指南山雨雪之多,对农作物有利,所以有‘既霑且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的记载。这样种植成功而称‘惇物’,与平土成功而称‘底绩’,正是对文,魏源之说就确切不易了。”

辛树帜先生从农业方面所作的解释和说明,使程大昌和魏源的见解能以肯定下来,这应是很大的成就。魏源不以“惇物”为山名,曾列举五征,自较程大昌之说为充实周到,然若使胡渭批评,恐亦难免有臆说之讥。辛树帜先生为之增补论证,就是胡渭也难于置辞了。显然可见,这是从事实地考察所得的成就,而非在字句之间争短长。程大昌为南宋时人,其时宋金对峙,无由得至终南山下,细究其间峰峦的离合,胡渭和魏源也未闻西入关中。魏源虽能征引《隶释》所载的《汉无极山碑》的“有终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杨越之篠荡”以及洪适所说的“以惇物为终南所产,与松篠同科”的话,只能

说:“此欧阳、夏侯书说”,而未再前进一步,因而还未能免除在字句之间的推敲。正是辛树帜先生迈出新的一步,由推敲于字句之间迈向实地考察,才能取得使评论者无由以“臆说”相讥的成就。

辛树帜先生论证惇物非山,以周人的诗篇来说明当地农业的发展。周人以农业为基础建立其王朝。不仅终南山上郁郁葱葱,就是渭水侧畔也是畎亩纵横,这样的盛况后来不断发展,不仅自汧雍至于河华都是如此,就是陇砥以西,也仿佛相似。陇砥以西多林木,林木既多,人家多以板为屋。《诗·秦风·小戎》就曾歌咏说:“在其板屋”,直到后来汉时还是如此,《汉书·地理志》就有明确的记载。

和“终南惇物”作为耦文相对举的“原隰底绩”也是《禹贡》雍州所说的。原隰如何能够“底绩”?辛树帜先生指出这就是当时平治水土的成就。辛树帜先生在这里以《小雅》所说的“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作例证。《毛传》说:“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辛树帜先生接着说:“我们知道土与水是内在相关的。即土平则水清。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丘陵山岳中不同的地形上耕作,在宋代以前就创造出了梯田制度,是平治水土的极高成就。明代杰出的农学家徐光启说:‘均水田间,水、土相得,……三夏之月,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若遍地耕垦,沟洫纵横……,必减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即精辟地说明这一问题。”辛树帜先生由《禹贡》说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不是远离题旨,而是说到后世对《禹贡》的应用。《禹贡》所说的“原隰底绩”固然是当时的平治水土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但并未能使雍州的原隰都一平如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仅《禹贡》时代的人不能做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能做完,恐怕还需要以后多少代的人继续不断去做。辛树帜先生在这里特别举出了梯田,说是宋代创造出来的制度。这正是相当于《禹贡》所说的雍州的陕甘两省的人不甚生疏的事情。陕甘两省的人也在制作梯田,可是许多梯田只是在下方培土。形成一道高堰,高堰上面还是漫坡,说是梯田,实际上算不得梯田。如果套用《禹贡》的话,只能说原隰还未底绩。《禹贡》时代的人口不多,当时的平治水土,尽了最大的力量,取得了成就,因而有资格说是“底绩”。前人取得的成就不可能原封不动留传到后世,以至于我们这一代。因为土壤,特别是雍州的黄壤,也即是黄土高原的黄土,很容易被侵蚀。不要说已经“底绩”的原隰,就是周人所由兴起的周原,当时是如何的臃臃。现在不仅四周有了沟壑,而且沟壑已经深入到原的内部。现在的周原已经缩得很小,原来的周原已经被纵横的沟壑分割成几个原了。现在的原隰如何能够“底绩”?就要看这一代人的努力了。辛树帜先生治《禹贡》,特别重视平治水土,确实是语重心长的。正是因为辛树帜先生重视水土保持,而且亲自参与水土保持,实地到处考察,以其所得与《禹贡》相印证,才能提出新解。因为他不是用经师治经的方法治

《禹贡》，不是在字里行间争短长，因而所提出的新解，超出以前经师治经所得的成就。

辛树帜先生对于《禹贡》雍州的“漆沮既从，沔水攸同”和导渭的“东会于沔，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中的漆沮所在地，也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

漆沮是雍州的重要水道，《诗经》里也曾数次提到。《大雅·绵》篇说：“自土沮漆，……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颂·潜》篇也说“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小雅·吉日》更说：“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漆沮在什么地方？流经何地？历来说者颇多，辛树帜先生所征引的就有王念孙父子、胡渭、康海、王船山诸家。所说的漆水，一在今彬县，一在今麟游县，一在今扶风县（应为今岐山县）。这是泾西的漆水。在今彬县的漆水，北流入泾水，其他两条漆水皆南流入于渭水。入于泾水的漆水自来与沮无关。入于渭水的漆水，说者就和沮水连到一起。泾水之东的漆水，有的说是洛水，有的则说是现在的石川河。

这些说法有的其中某一点是不错的，总的说来却未必全是，辛树帜先生对于其中确实的予以肯定，那些不同意见，也一一都作了批评。辛树帜先生对于漆沮的解释与诸家迥异，他说：他“在西北前后十余年，由观察所得，觉漆沮之沮应从《魏风》‘彼汾洫’之‘沮’去研究。《毛传》：‘沮如，其渐洫者。’陈奂疏：‘沮’，‘渐’一语之转。《列女传·仁智篇》：‘河润九里，渐洫三百步。’《汉书·东方朔传》：‘涂者，渐洫径也。’《广雅·释詁》：‘渐、洫，湿也。’‘洫’，《说文》作‘澤’。桓三年《左传》：‘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汾隰，汾水边。’《史记·晋世家》作‘汾旁’。‘汾沮洫’犹之‘汾隰’，‘汾旁’矣。《孟子》：‘驱蛇龙而放之菹。’焦循《正义》曰：‘《礼记·王制》：居民山川沮泽。注云：沮，谓莱沛。’孔氏《正义》云：‘何允云，沮泽，下湿地也。草所生曰莱，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处也。’左思《蜀都赋》云：‘潜龙蟠于沮泽。’李善注云：‘蔡母邃《孟子注》曰：泽生草曰植菹，沮与菹通。’然则《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辛树帜先生举了这么多家对沮字的解释，接着又说：“由以上这些正确的解释，‘沮’为下湿地，且必连泽，有泽则必生草木。我们再看《周颂》中的《振鹭》诗：‘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毛传》：‘振，群飞貌。鹭，白鸟也。雝，泽也。’陈奂疏云：‘《说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经注》：四方有水为雍。《周礼·雍氏·注》：雍为隄防止水者也。凡止水处曰邕，假借字作雝，雍即雝之隶变。笺云：白鹭集于西雍之泽，言所集得其处也。’朱右曾氏‘西雝’条亦说：‘川雍为泽，盖雍水停渚之处。’我们现在看这一条弯弯曲曲奇特之水，可以推想在古代水源盛大时，沿岸定多沼泽，亦必成为沮洫之地。白鹭是食鱼的水鸟，群飞集于此水之沼泽，其中必多鱼可知。《周颂》：‘猗与漆沮，潜有多鱼。’这条水现称后河，还是多鱼。由以上这些证据，我们能说《周颂》所称的漆沮是泾东的漆水吗？由此可知扶风的漆水是有沮的，它的沮是雍水（今之沔